

# 激情

〔英〕珍妮特·温特森 著 李玉瑶 译

THE PASSION

JEANETTE

WINTERSON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激  
情



THE PASSION

A graphic element consisting of a black, wavy, horizontal shape resembling a splash or a drop, positioned below the word 'PASSION'. A small black teardrop shape is positioned directly below the center of this shape.

[英] 珍妮特·温特森—著 李玉瑶—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激情 / (英) 温特森著; 李玉瑶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133-0151-0

I. ①激… II. ①温…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62087号

---

The Passion

Copyright©1987 by Jeanette Winters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1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10-7427

激情

[英] 珍妮特·温特森 著 李玉瑶 译

责任编辑: 罗 晨

责任印制: 韦 舰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mailto: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11年7月第一版 2011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151-0

定 价: 25.00 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怀着一颗暴怒的心，你驶离了故土，越过层层海礁，而今身处异乡。

**《美狄亚》**

第一章	皇帝	001
第二章	黑桃皇后	067
第三章	零度寒天	109
第四章	岩石	181

**the  
EMPEROR**

**皇帝**



只有拿破仑才会对鸡肉有这样的激情，他让厨师们整天忙活个不停。这是怎样一个厨房啊！到处都是被拔光了毛的鸡。有些被冻得直挺挺地挂在钩子上；有些被串在烤肉叉上缓慢地转动着；但绝大部分的都堆在那儿烂掉了。原因可想而知：皇帝陛下太忙了。

这般彻底受控于食欲也真够怪异的。

那是我的第一项任务。起初我负责把所有的鸡脖子拧断，不久之后我晋升为他的侍从，经常跋涉在几英寸厚的泥泞之地中，将食物送到他的帐篷里。他喜欢我是因为我很矮。我常常为此沾沾自喜。他没有不喜欢我。除了约瑟芬，他谁也不喜欢，而他喜欢她，就像喜欢鸡肉一样。

在皇帝身边，没有一个侍从的身高是超过五英尺二英寸的。他总是偏爱矮小的仆人和高大的大马。他钟爱的那匹马足



有十七手<sup>①</sup>高，尾巴之长能够绕一个人转上三圈，多出的那点儿还能它为它的女主人做顶假发。这匹马的眼睛里总闪着邪恶的光，倒在它铁蹄下的马倌之多，都快赶上堆在厨房桌上的鸡冠了。至于那些幸免于难、没被它轻而易举地踢死的，都被这匹马的主人解雇了，因为他们没能刷亮它的毛皮，或是让马嚼子生了锈。

“一个新的政府必须让人赞叹和服膺。”他说。我想他指的是面包和马戏<sup>②</sup>。所以我们后来找来一个出身马戏团的马倌也就不足为奇了。新马倌的身高只到马的侧腹。当他刷洗这头野兽时，他得站在一架梯子上，梯子的底部很坚固，顶端是个三角形的平台。每次要骑着它去遛遛时，他都会飞身上马，干净利落地坐在光滑的马背上。那匹马用后腿站立起来，喷着响鼻，甚至把鼻子都埋到了泥地里，拼命地将后腿踢向空中，但都没能把他甩落到地上。接着他们就消失在漫天尘土里，跑出了几英里远。那小矮子紧紧地拽着马鬃，还用我们谁也听不明白的滑稽可笑的语言冲那匹马大声嚷嚷。

不过那小矮子可什么都明白。

他把皇帝逗得哈哈大笑；那匹马也被他彻底地驯服了，所以

---

① 长度单位，相当于4英寸（10.2厘米），尤用于测定马的高度。

② 面包与马戏，泛指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所施展的一种小恩小惠的手段。

他留了下来。我也留了下来。我们成了朋友。

有天晚上我们正待在厨房的帐篷里，突然之间铃声大作，像是魔鬼本人在那头召唤。所有人都跳了起来，一个朝着烤炉奔了过去，另一个冲过去拿银盘。而我则不得不重新穿上靴子，准备好徒步穿过外面冰封的道路。小矮子大笑起来，说他宁肯去为那匹马而不是为他的主人冒险。但我们都没有笑。

他们端来了盘子，边沿上装点着被厨师珍藏在一顶死人头盔里的欧芹。外面的雪大极了，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在暴风雪里手足无措的孩子。我得眯缝起双眼才能勉强看见一个小小的黄色光点，那就是拿破仑帐篷的所在地。夜里的这个时候，只有他还能在帐篷里点着灯。

煤油稀缺。军队里不是所有人都能住得上帐篷的。

我进去的时候，他正独自一人坐在那儿，面前放着一个地球仪。他没注意到我，仍旧不断地转动着地球仪。他用双手捧着它，动作轻柔得像是捧着一只乳房。我短促地咳嗽了一声，他猛然抬起头来，脸上写满了恐惧。

“把东西放在那儿，出去。”

“不需要我为您切开它吗，先生？”

“我自己能行。晚安。”

我懂他的意思。他几乎从不要求我当场为他切开。只要我一

离开帐篷，他就会揭开盖子，把鸡拿起来塞进嘴里。他巴不得自己的嘴跟脸一样大，能让他一口吞下一整只鸡。

到了早晨，我会幸运地发现他留下的如愿骨<sup>①</sup>。

没有一点温度，只有无尽的寒冷。我已经记不得坐在火堆前是什么滋味了。即使在厨房里，营地上最温暖的地方，热气也稀少得无法扩散。黄铜锅子黑压压地堆得老高。我一周一次脱掉袜子修剪脚指甲，其他人为这管我叫公子哥儿。我们是鼻子冻得通红、手指冻得青紫的白种人。

三色人。

他这么做是为了让他的鸡肉保持新鲜。

他把冬天当成一个天然的大冰窖使用。

不过那是在很久以前。在俄国。

如今人们仍然在谈论他做过的那些事情，好像这些事情都合乎情理，就连他最致命的失误也不过是坏运气或是傲慢自大的产物。

那简直是胡扯。

---

① 吃家禽时两人将颈与胸之间的 V 形骨拉开，得大块骨者可许愿。

诸如蹂躏、强奸、杀戮、屠宰、饥荒这样的词语是驱逐痛苦的关键词。那些描绘战争的词语总是最能吸引人的眼球。

我是在给你讲故事。相信我。

我曾经想做个鼓手。

负责征兵的长官给了我一个核桃，问我能否将它夹在手指和拇指之间捏碎它。我没有做到。于是他笑了笑，说鼓手的手必须强劲有力。我摊开手掌，那枚核桃还静静地躺在手心里。我提出让他示范给我看看。他涨红了脸，让一个上尉把我带到厨房的帐篷里去。大厨打量了一番我瘦削的身板，宣布我不是个做屠夫的料。我用不着去剁碎那堆将要被做成炖肉的东西了。它们乱糟糟地堆在一边，很难辨认出究竟是什么肉。大厨说我是个幸运儿，因为我将为波拿巴本人服务。有那么一个短暂而明亮的瞬间，我想象着自己作为一个糕点师在接受训练，用糖和奶油堆砌着精致的塔楼。大厨领着我往一个小帐篷走去，两个无精打采的侍卫在门口守着。

“波拿巴的专用储藏室。”大厨说。

这顶帆布帐篷从地板到顶上的所有空间都满满当地堆着粗糙的木头笼子，每个都有一英尺见方，笼子间隔着一条狭窄的走道，刚刚够一个人挤过。每个笼子里都关着两三只砍去了喙

和爪子的鸡，瞪着如出一辙的毫无生气的眼睛，透过笼子的板条往外看。我可不是个胆小鬼，在农场里我也见过不少为了图方便把动物弄残的事儿。但眼前的沉默让我有点措手不及。甚至连最轻微的沙沙响都没有。它们也许是死了，应该是死了，只有眼睛还活着。大厨转身离开了帐篷。“你的工作是把它们揪出来，拧断它们的脖子。”

我溜了出来，跑到码头上。在那个四月初，石头被晒得暖烘烘的，加上几天的舟车劳顿，我很快就躺在石板上睡着了。我梦见了很多只鼓和一套红色的制服。一只坚硬的靴子踢醒了我，那靴子擦得亮闪闪的，散发出一股熟悉的马鞍味儿。我抬起头，看到那只靴子惬意地躺在我的肚子上，就像那个核桃躺在我手掌里一样。那位长官都没费心看我一眼，只是说，“你现在是个军人了，以后会有足够多的机会露宿。现在站起来吧。”

他抬起了脚。就在我挣扎着爬起来的时候，他重重地踢了我一下，眼睛仍然直视着前方说，“屁股很结实，不错。”

很快我就听说了他的名声，但他再也没来打扰过我。我想肯定是我身上的鸡味儿让他不想再接近我了。

从一开始我就想家。我想念母亲。我想念那座山，太阳会斜

斜地穿过那里的山谷。我想念过去所有那些曾让我痛恨的平常事物。春天，蒲公英飘荡在家乡的每寸土地上，经过几个月的大雨后，河水又一次恢复了平静，懒洋洋地流动着。军队来征兵的时候，我们中间一伙自认为勇敢的人大笑着，互相说着是时候离开红色的畜栏和我们亲手接生的奶牛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我们毫不犹豫地签了名，那些不会写字的人则乐观地在名单上摁了个肮脏的手印。

每年冬天结束时，我们村里都会燃起一堆篝火。几个星期以来我们都忙着堆木柴，已经有教区教堂那么高了；它还有个用撕破的网和被虫子咬得破破烂烂的草垫子堆成的尖顶，有些亵渎神灵的嫌疑。到那时，人们将纵情豪饮，载歌载舞，躲在暗处和心爱的人幽会。我们因为将要参军而获得了点燃木柴堆的权利。随着红日西沉，我们把五根燃烧的引火棍插进了木柴堆中心。我口干舌燥地听着木头点燃、裂成小块，直到第一束火苗蹿了出来。那一刻我希望自己是个有天使保护的圣人，这样我就可以跳进火堆里，看着我的罪孽烧尽。我也去教堂忏悔，但不怎么热诚。要么用心忏悔，要么干脆别去。

我们都是些内心淡漠的人，对盛大的节日或辛苦的工作都漠然处之。没什么能打动我们，尽管我们都期待着被触动。我们在深夜里睁大双眼，期待黑暗裂开，好让我们看到幻象。我们

被孩子们的亲密无间吓坏了，但我们确信他们长大后会成为我们这样的人，像我们这样内心淡漠。在这样一个夜晚，我们的脸和手都被火烤得滚烫，我们相信明天会看见天使从罐子里冒出来，而那片熟悉的树林里会突然出现一条全新的道路。

上次我们点燃篝火的时候，一个邻居想要推倒自家房屋的大梁。他说那不过是一堆臭烘烘的大粪、肉干和虱子。他说他要把那些东西付之一炬。他妻子跟在后面拼命地拽着他的胳膊。她是个块头很大的女人，常年对付那些大奶桶和那片土地，可她阻止不了他。他不停地用拳头捶打那些风干了的木头，直到他的手肿得像一个没长毛发的羊羔头。接下来，他彻夜躺在火堆边，直到清晨的风给他盖上一层冷却的灰烬。他再也没提起过这件事。我们也从不谈论它。那件事情之后，他的身影就从篝火晚会上消失了。

有时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之中没人试图阻止他。我想也许是因为我们希望他那么做，希望他替我们那么做。撕碎我们死气沉沉的人生，好让我们重新来过。用我们自由的双手创造干净简单的生活。但它不该是那样开始的，不该只是随着波拿巴燃遍半个欧洲的战火开始的。

然而，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清晨来临了，我们带着装了面包和干酪的包裹出发。女人们在哭泣；男人们拍着我们的背，说当兵是一个小伙子最好的选择。一个总是跟着我转悠的小姑娘用力拉着我的手，她的眉头担忧地皱了起来。

“你会去杀人吗，亨利？”

我在她身边躺下。“我不会杀人，路易丝，我只杀敌人。”

“什么是敌人？”

“就是不跟你站在一边的人。”

我们将要前往布洛涅，加入驻扎在那里的对英格兰作战的军队。过去，布洛涅是一个冷清的港口城市，只有一些妓院，现在突然之间却成了帝国的跳板。天气晴朗的时候，很容易就能看见二十英里以外的英格兰，看见她的傲慢。我们了解英国人。我们知道他们是如何吃掉自己的孩子，又是如何蔑视圣母玛利亚的。我们也知道他们是如何带着见不得人的欢喜自杀的。英国人的自杀率全欧洲最高。所有这些我都是听一个神父说的，对此他直言不讳。那些英国人带着他们的牛肉和滋滋冒泡的啤酒而来。他们正浸在从肯特郡流来的齐腰深的水里，妄想要溺死世界上最杰出的军队。

我们将要入侵英格兰。



如果有必要，所有的法国人都将应征入伍。波拿巴要把他的国家攥在手里，像挤压一块海绵那样挤压着它，直到挤出最后一滴水。

我们都爱上了他。

在布洛涅，尽管我站在英勇的队伍前列、抬头挺胸、敲鼓前进的梦想破灭了，但我仍然感到骄傲，因为我知道自己将会看到波拿巴本人。他时不时地从杜伊勒利宫来这儿巡视他的海防，就跟一个普通人检查家里的蓄水池似的。小矮子多米诺说，站在他身边仿佛一阵大风在耳边呼啸。他说斯塔尔夫人<sup>①</sup>就是这么描述的，她那么有名，说得肯定没错。她现在已经不住在法国。波拿巴将她流放了，因为她指责他审查戏院，查禁报纸。我曾经从一个流动商贩的手里买过一本她的书，据说他是从一位衣衫褴褛的绅士那里得来的。那本书我读不太懂，但我学会了“知识分子”这个词，我很乐意把这个词用在自己的身上。

多米诺为此嘲笑我。

晚上我梦见了蒲公英。

大厨从悬挂在他头顶上方的挂钩上拽下一只鸡，从一个铜碗

---

① 斯塔尔夫人 (Madame de Staël)，法国女作家，文艺理论家。